“新海派”当代水墨走进西班牙

——“新海派”艺术家们畅谈创作心路

⊙本报记者 邱家和

7月29日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IVAM)举办的“2008艺术中国·当代水墨画展”，不仅吸引了西班牙国家和当地的众多媒体，也吸引了从西班牙各地赶来的众多观众。展览的成功举办,一方面得益于展览主办方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IVAM的独具慧眼,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参展艺术家的创新精神，说明在全球化的国际语境下,中国当代“新海派”水墨有其独特的生命力。

IVAM大门外的中国当代水墨展海报

【新闻篇】

中国当代水墨画展在IVAM大获成功

在此次由西班牙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IVAM)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组织的“2008艺术中国·当代水墨”画展上汇集了中国上海画坛享有盛名的陈家泠、张桂铭、杨正新、戴明德、卢辅圣5位艺术家的水墨画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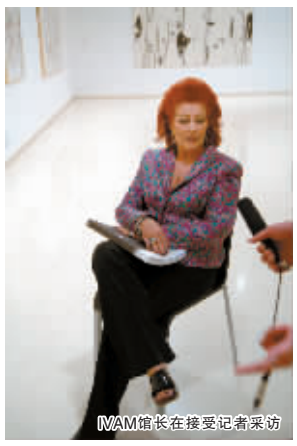
展览当天,吸引了报纸、电视台、杂志乃至网站等众多西班牙国家媒体和当地的新闻机构;晚间的开幕式,观众更是早早聚集在展厅门前,等候开幕剪彩的那一刻,可谓人头攒动。在展厅里,一些特殊的观众——当地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家,在展品前与专程前往出席开幕式的中国艺术家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

策展人杨建中表示，这是继去年上海油画艺术精品展在IVAM举办后的又一次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展览。这两次展览和2006年IVAM在上海举办的“铁匠的炼金术”,都是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IVAM合作的结果。他透露,IVAM已决定提升这种合作的规格,提出将与中东、美国以及欧洲其他重要博物馆合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提供全球巡回展览的平台。

【当事人语】

中国当代水墨是全世界的

展览现场


IVAM馆长在接受记者采访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郑家尧:此次参展的5位画家,勇于在传统的水墨画技法、题材选择、画面构成以及颜色使用上进行大胆的尝试创新,即保留了传统水墨画的神韵,又赋予了水墨画更丰富的表现层次和力度。他们的作品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阐释了当代水墨画的特点,并为今后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

策展人杨建中：水与墨的艺术形式是中华文明的创举,也是东方文明的特征,但到了今天却以极为宽阔的胸襟融入了世界艺术的海洋。这支承载了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笔”得到了解放,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冥冥之中得到了新生。它依然属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而它又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它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

西班牙著作人和音乐人协会亚太地区首席代表玛丽亚·克鲁斯·阿伦索博士:5位上海知名画家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IVAM)内向我们展示的部分代表作品,并非是东西方文化的简单混合，因为这些画家所来自的城市——上海本身不是一个混合体,而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同时展示了两个世界,但又保有其作为中国城市的精髓。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代化城市，对现代特色进行了透彻的阐述,对我们所居住的时代变迁进行了准确的记录。

西班牙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宫索埃罗·西斯卡尔·卡萨班女士:当代中国艺术家为世界艺术舞台提供了不少可喜的题材，这种处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悠久的文化遗产便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所有艺术家都在作品中展示了无限的文化愿景以及复杂多样的主题，同时表达了他们希望这一财富能惠及社会各个方面的美好愿望。每个人都希望选择完全独特的生活方式，艺术家们捕捉到了当代中国的这一重要时刻。可以这样认为,这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是所有中国人都渴望得到的最合理也是最重要的权力，就这一点而言,艺术家与非艺术家是一样的。这些新主张使中国艺术界呈现出一派蓬勃向前的文化景象。这个悠悠古国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分享并支持这股吹拂人类的清新势力。 (本版摄影:邱家和)

【艺术家访谈】

陈家泠:海派的传统就是创新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本身没有高下之分。看艺术家对此是否敏感。从技法的角度看,山水的技法最丰富,用笔变化最多,所谓“四面出锋、八面玲珑”。人物相对最单一,讲究线条、造型等,一般用中锋,顶多是泼墨晕染。所以,师从陆俨少后,我技法大进,笔墨丰富了。笔墨的灵变,与之前判若两人。懂得“虚”了:古人所谓的“虚静”;所谓的“虚实相生”,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变化在当时的代表作品就是“鲁迅先生像”,用简练的笔法画鲁迅。

中国绘画的传统核心是线条,而线条恰恰是生活中没有的,是抽象的结果,经过艺术家的主观变形、处理。因此,中国绘画艺术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变形。海派书画从任伯年、吴昌硕、虚谷开始，就是讲究变形、讲究笔墨,讲究空灵,其传统就是富于创新。我觉得,在当代中国的水墨中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上海,宣传“新海派”,从这次的展览效果看,“新海派”正在被人们所认识。

张桂铭:中国艺术家前途远大

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变法,当时画人物画，作品有“齐白石”、“八大”等。但画人物限制较多,于是想到是否能在花鸟画中实现突破。我的变法有三方面的渊源:传统绘画、民间艺术与西方现代派。1984年去了当时的西德,有机会看到了西方的原作,感觉西方的艺术作品视觉冲击力强,有张力,能一下子抓住观众的眼球。不过,中国艺术家能够吃透中国的传统,也能吃透西方艺术,因此好的艺术家一定会在中国出现。

我的变法也有老师的影响,如潘天寿是花鸟画大师,现在我形成的勾线填色的技法就得自他的画法。我认为在线条、色彩、构图、形象都要有突破，而这种突破首先是从色彩开始。我觉得我的风格与上海较协调,能反映大都市的精神。我的作品也有国际性。传统绘画往往与文学性甚至故事性相联系,而我的画就好比音乐、只有音符,借助作品的构图、色彩,表达其中的气质、韵律和节奏。

杨振新:我自认是海派传人

我成为艺术家，得益于老师江寒汀,当时他到吴淞深入生活,使我有机会和江先生结下师生缘,最后成为艺术家。我自认是海派书画的继承人。海派强调书写性，如程十发、陆俨少、唐云等。他们创作不打草稿,强调随机应变、笔墨功夫,特别强调笔墨趣味。相比而言,北方艺术家强调厚重、繁密;南方艺术家强调空灵、疏朗。海派还善于吸收西方的东西。我从学画起就受到中国画、西画的全面训练。到了画院山水、人物、花鸟都画,百无禁忌。有机会去澳洲、加拿大呆过一段时间。在加拿大还画过油画,对外国的油画表现方法比较熟悉,所谓知己知彼。在西方博物馆看毕加索，尤其是其后期的作品,一是笔触鲜明,像中国画，二是色彩,与光线明暗没关系；三是结构很自由,直抒胸臆,反映了类似儿童的纯真与童趣。而表达这种童趣的方法,却是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我觉得我也在向这个方向回归。艺术最忌矫揉造作，因此要寻找内心的童趣和天真。

戴明德:艺术要表现生命状态

我从人物画起家,直到1982年生病,一度停止创作,但还是在用水墨写字。我70年代开始写石鼓文,病中主要是练字，由此对线条有了新的认识。1989年去美国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讲课,同时看了许多博物馆,看了许多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有所领悟,发现应该坚持中国书法的线条、中国的象形文字。回国后做了一批新作品,到1993年在朵云轩开了一个画展,基本确立了目前的创作风格。

我先做了“青铜系列”,然后是“浑元系列”、“易系列”。1999年去美国3个月,参观、创作、办展览。当时的创作转到黑白,纯粹依靠线条的排列,觉得越是纯粹的艺术越单纯。到了“易系列”着重表现事物的强弱、有无的变化,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与状态。我意识到传统绘画有僵化、保守的一面,因此要强调变,而变动不居正是“易”的特点。

卢辅圣:我的画不是“新文人画”

“文人画”,是一种符号性的艺术,有许多不是靠纯粹的视觉艺术效果，比如加入文学、书法的元素。因此,“新文人画”的说法我个人并不认可。我认为文人阶层已经消失,现代知识分子和“文人”是两回事。

我的追求,是摒弃传统绘画中非视觉性的因素，发掘那些被文人画所掩盖的视觉因素,寻找新的可能性:一、图像构成,有意识地追求抽象性,但又不是纯抽象;二、色彩上，寻找一种东方特有的调子;三、追求形象、意象层面的隐喻、象征。